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10-0005-07

改良的可靠主义^①

方环非¹, 方环海²

(1.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 2. 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可靠主义是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仍是当前讨论知识与确证的最主要对象和运用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自其出现、发展至今, 可靠主义已经发生了转变。当前的可靠主义理论已经偏离了传统的外在主义进路, 转而向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调和, 甚至完全偏向内在主义。我们没有否认可靠主义转向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 因为知识的获得, 必然要综合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如果把戈德曼以及阿姆斯特朗等人早期对可靠主义的论述看作传统阶段, 或传统意义上的可靠主义, 那么后来对可靠主义进行修正与发展则可视为改良的可靠主义。本文结合戈德曼的确证理论、格雷科的主体可靠主义、斯杜普的内在主义可靠论, 探讨有别于传统的改良的可靠主义, 并认为可靠主义尽管经历了变化, 但“可靠性”、“过程”的内涵则一直在延续, 所变的也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主体和对象, 表现为“德性”或“特性”等。

关键词:可靠主义; 改良; 确证理论; 知识理论

中图分类号: B712.6 **文献标志码:** A

可靠主义(reliabilism)作为当代知识论中的范畴, 是上个世纪后30年知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它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知识的理论, 另一是确证信念(justified belief)的理论。不过, 诸多知识论家在论述时, 没有做明显的区分。确证的可靠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知识分析的“确证”部分的进一步分析。作为知识的理论, 可靠主义指的是某人知道命题 p , 当且仅当他相信 p 为真, 且他的这个信念是通过某种可靠的过程实现的。作为确证信念理论的可靠主义, 可表述为某人拥有一个确证的信念(that p), 当且仅当该信念是一个可靠过程的结果。作为理论形式的提出, 可靠主义是为了应对盖佛尔问题(Gettier problem), 亦可理解成是“对抗”内在主义的知识观、确证观, 但现在无疑已经偏离了外在主义的论证进路, 转而向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调和, 甚至完全偏向内在主义。我们将其后期的发展视作对传统可靠主义的改良, 如戈德曼的确证理论、斯杜普的内在主义可靠论以及格雷科的行动者可靠论。本文结合以上理论进行讨论。对于 reliabilism 一词, 根据需要,

表述为可靠论或可靠主义。

1 可靠主义及其传统

可靠主义经过几十年发展至今,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 就是可靠主义的泛化与无限外推倾向。威廉姆斯把可靠主义扩大到外在主义的范围, 外在主义成了可靠主义的代指, 他在阐述可靠主义局限性时, 却完全延伸到外在主义内涵^[1]。莱勒(K. Lehrer)也认为融贯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可靠主义”^[2], 其论证是, 假定在产生不可击败的确证和知识的过程中, 认同了对接受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的重要意义, 那么这个理论, 即融贯论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的可靠主义(reliabilism)^[3]。这些也成为可靠主义改良的引子。

相对于改良的可靠主义, 可靠主义有其传统的论证内容和对象, 表现在戈德曼的简明因果论、前期可靠论和阿姆斯特朗(D. Armstrong)的“温度计”模型中。因果论的提出主要出于对知识的传统证据

收稿日期: 2007-05-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05JJD720.4002); 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基金(苏教师2005-12);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项目基金(苏人才2007-6)

作者简介: 方环非(1976-), 江苏溧阳人, 经济师,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当代知识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逻辑等; 方环海(1968-), 江苏溧阳人, 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

①对于“改良的可靠主义”表述, 笔者曾与 Alvin Goldman 教授讨论过, 在此特致谢意。

条件的避让或者放弃,防止出现盖梯尔难题^[4],或者实现“去盖梯尔化”(de-Gettierize),是第一个试图取代传统知识分析的理论,意在增加知识成立的条件,同时把这样的确证条件要求理解成是一种“因果”条件。当然,有知识论家认为,“因果论”的进路是对“确证”的放弃。

在延续“因果论”中的“可靠论”后,对前期可靠主义的建构,戈德曼大约运用五个阶段进行论证。从提出基本原则开始,提出“可靠性”指标,形成初始的可靠论;进而对可靠性进行分化为有条件可靠和无条件可靠,架构了仍然统一于可靠性的两种可靠论,为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事实上”可靠,形成基本完备的可靠主义;由于信念确证中存在不同条件,随即出现“过程”与“方法”的区分,继而引入“强确证与弱确证”的概念。至此,前期可靠主义基本形成。戈德曼采用试错法论证,即先陈述一种可能的解释,然后予以修正,以形成更好的解释,直至达到最好的、最合理的解释为止^[5]。根据外在主义者对“非推论性知识”的论述,使得一个真的非推论信念(a true non-inferential belief)成为知识的东西,在于信念状态与使得信念为真的情境之间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关系,也是信念持有者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12]403-425}。阿姆斯特朗运用了“温度计”之例说明了非推论知识的存在。假设p真,且A相信that p,但其信念没有得到任何理由的支持,那么是什么使得该信念成为知识。阿姆斯特朗认为事件状态“A相信p”与使得p真的事件状态之间存在类规律(law-like)的关联。他把非推论信念与温度计的读数相类比^[6]。

传统的可靠主义特征表现有两点,一是戈德曼突出的过程,二是阿姆斯特朗强调的类规律关联,无疑都具有外在主义的特征,但实际都是某种本质的东西。过程与类规律的联系其实是一致的,都表明信念的状态,即确证或不确证与相关的条件存在某种联系,戈德曼强调的是某种过程,包括因果状态,当然还有隐蔽的方法;阿姆斯特朗则表明一种关系,所指称的对象是“非推论知识”,主要以知觉、内省为代表。这样的关系或者过程就成为他们在“可靠主义上的啮合点”,而一致性也正体现于此,且戈德曼也承认阿姆斯特朗的“温度计模型”在他的可靠主义观中的影响和作用。对可靠主义、因果论等的指摘多来自内在主义知识观和确证观,而它们体现出恰

恰是外在主义特征,因此,传统的可靠主义我们可以划定在外在主义,但对外在主义可靠论的改良结果却是两者的调和,有的完全偏向于内在主义可靠观。

2 科学的知识论

改良的可靠主义始自于戈德曼,尽管设有明确表示他论述重点的转向,但其论文中体现出这种倾向,尤其是在他的“科学的知识论”中。马基(P. J. Markie)则认为“戈德曼的新理论几乎已经不是一种可靠主义的形式了……所论述的问题完全不同于以往可靠主义方向”^{[7]298}。然而,对原有的可靠主义进行适当方向上的转变,这种转变融合于他对早期可靠主义面临问题的修正与反思,可以视作是对可靠主义的发展,是改良的可靠主义的表现形式。

那么戈德曼的新确证理论是如何背离可靠主义的传统呢?他提出知识论的目标与方法,并运用一种新的认识确证的理论,是“可靠主义的成功变形,能够解决大部分(倘若不是全部)早期可靠主义的衍生形式所面临的主要反例”^{[8]163,178},谓之“科学的知识论”,并进一步分为描述性和规范性科学知识论^[9]。

戈德曼自己认为这种新论是德性知识论的一种形式,其中有提到概念同一性问题,以及两个有关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假设^{[4]357}。概念同一性表现在“确证信念的概念与通过认识德性获得的信念的概念”是一致的。确证的信念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系列“德性”心理过程获得的,反之,如果过程具有“认识之恶”(epistemic vices),则被视作不确证的。此为德性过论,或者是过程知识论,这里统一于可靠主义的框架,不过这种理论对于什么使得认识过程为“德性”或“恶性”没有任何说明,而只是给出所谓的“德性或恶性列表”(virtue or vice list)。

对于两个假设,马基分别称为“评价假设”和“可靠性假设”^{[7]280A}。“评价假设”是针对作为认识评价体的行为,有关人们如何做出认识确证的判断,戈德曼认为,“假设认识评价体具有根据心理上分类的一组或系列(set or list)认知之德和认知之恶,当对真实或假设情形的信念进行评价时,认识评价体考虑的是信念得以产生的过程,并将这些过程与评价体的德与恶进行匹配”^{[8]257}。戈德曼的“认识评价体”

① 前者在于“描述或说明”认识的社会习俗,包括普通认识评价和常识认识规范以及其后隐含的概念,但不评价认识判断、原则或概念;后者则以“某种超越我们在内认识规范的方式明确阐述一套更为充分的、合理的或系统的认识规范”。前者的结果为后者设定了基本类型的评价标准。至于认识确证的非认识性、逻辑上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则并没有说明,但是有理由认为它会倾向于描述性科学知识论。

成为判断信念确证与否的标准,即当信念所赖以产生的过程正好处于德性过程的列单或者与列单上的内容相似,则信念是得以确证的,反之,如果是恶性之情形,则不确证,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认识评价体在两类列单没有发现信念的过程或相似的过程,则是非确证的(nonjustified)。这样就形成了戈德曼的评价假设:“当人们判断一信念是认识上确证的、不确证的或非确证的,他们要进行相关性考察,即信念的产生或保有过程或者类似于他们认识的德性或认识之恶性列单中的构成个体”^{[7]803-824}。需要注意的是,评价假设既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德性理论的解释,更没有阐述是什么使得德性认识过程之为德,或者恶性认识过程之为恶,而只是一个心理学假设,有关人们如何对认识确证做出判断。

“可靠性假设”,是有关人们如何选择认识之德和恶的列单。信念形成过程,如视觉、听觉、记忆以及(好的)推理被视作德性的(virtuous),因为它们产生高比率的真信念。而诸如猜测、一厢情愿的思考和忽视相反证据则被认为是恶性的(vicious),因为它们产生低比率的真信念。我们无须假设每一认识评价体直接应用可靠性测试来选择其德性和恶性列单,他们可能部分继承了语言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德性和恶性内容,就是没有经过比较或匹配的过程。尽管如此,德性与恶性之选择根本上还是依赖于对可靠性的评测^{[9]140}。马基对此归纳为:人们将某具体信念形成过程选作“德性的”,根本上依赖于他们具有的该过程产生高比率的真信念的信念;他们将某信念形成过程选作“恶性的”,根本上依赖于他们具有的该过程产生低比率真信念的信念^{[7]804}。从这里可以看出,戈德曼没有解释德性与恶性过程的分类是如何“根本上依赖”其可靠性,尽管他承认很多人通过直接考察不同过程的可靠性,而对他们的德性和恶性列单形成规定。

对于以上概念同一性产生的德、恶之分,以及两个心理学假设,还有颇多内容值得讨论。比如它们的基础是什么?可靠性在修正德性与恶性列单中何以能起到根本性作用?这些假设适用对象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那么戈德曼的认识确证的新论还是一种可靠主义吗?它能否解决以往可靠主义的反例?对于是否是可靠主义的形式,马基认为其出发点与早期可靠论也不同,没有尝试对确证给予非认识的、逻辑上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尽管德性理论提出了逻辑上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这些条件却包含了认识上的德性和恶性条件的概念。两个心理学假设又没有试图消除那些认识的概念,其中前者只是声称人们在认识评价中运用德性和恶性列单,

后者则表示只有特定的信念才导致人们以某种方式修正德与恶的列单^{[7]805-808}。这三个主张并没有回答诸如什么使得德性(恶性)认识过程之德或之恶,并因此而使其产生的信念确证(不确证)等根本性问题,而只是说明了什么信念在心理上足以导致人们添加或删减列单上的德性与恶性。

索萨(E. Sosa)也认为尽管戈德曼的主张与其他一些观点相结合可以说明确证的非认识、逻辑上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但它们自身并没有实现这一点^[9]。戈德曼的科学知识论甚至也没有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倾向早在奇硕姆(R. Chisholm)的反可靠主义宣言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他认为:“认识的确证和真理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的联系。”^[10]这无疑是一种内在主义的辩护,而戈德曼也表现出了一种内在主义的倾向。另外,无论是证据论者还是责任论者,都认为德性过程与得到证据证明或认识责任的实现有关,恶性过程则相反,这些与可靠主义所指出的是什么使德性过程之为德性的以及恶性过程之为恶性相一致。

尽管这里的新确证论受到颇多指摘,甚至其可靠主义的本质也被否定,但这个新理论仍然有可以解释的地方,甚至进行适当修正即可。比如,对于是与以往之可靠主义一致,新确证论可以与旧有的可靠论紧密关联,这样就表现出它们是应对同样的任务,也是对反例作了直接的回应。另外,可以对他的知识论目标适当进行发展,主张应该把以往可靠主义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放到一边,采用一条不同的路径,那就是新确证理论。同样,只要补充德性与恶性过程的可靠主义观,也就产生了非确证的、逻辑上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因此,戈德曼的可靠主义尽管有一定的变化,但仍有相当的解释空间,可以视作是改良的可靠主义形式。可靠主义被改良成德性知识论或者是过程论,这里只是突出其规范性,是解释规范性的产物^[11]。因此,引进德性观,以及两个心理学假设都意在表明,在对确证条件的界定中,内在的因素必然要加以考虑,这也是相对于传统的重大转折,因为在传统的确证观中,是完全针对“信念”来说的,这里的“德性”则将“主体”关联进来,由基于“信念”向基于“主体”转变,也是由外在主义向内在主义的转变^{[12]291-293},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结合。

3 内在论的可靠主义

日常生活中,感觉经验为什么给予主体相信某经验的的确?比如,手碰到火焰感觉到灼热,这种灼热的感觉为什么能够给予人们相信火焰灼手的确

证?伊壁鸠鲁曾称,所有的感觉根本上都是可靠的。为什么呢?斯杜普(M. Steup)对此提出:“为什么感觉经验 that p 是相信 that p 的确定证的一个来源——理由?”^{[12]403}休谟(D. Hume)早已提出类似的问题:“在我们感官的当下证据或我们记忆的记录以外,保证我们确信任何真实的存在和事实的明确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13]在斯杜普看来,这种感觉经验作为来源的确定证是显然的、直接的,也就是感觉到烫的经验使我确定地相信对象的烫。陈嘉明认为“知觉与信念之间所具有的逻辑关系,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是通过其可操作性而体现它的存在的,并且这一点在知识论上是可以辩明的”^[14]。以上问题可简化为“感觉经验何以能提供确定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有外在论,也有内在论式的。外在论的回答有两种形式,即极端的温和的外在主义。其中极端的外在主义可靠论可以表述成这样,“感觉经验是确定证的一个来源,当且仅当它们是可靠的”。温和的外在主义可靠论则是包含两个条件,即“当且仅当①它们实际上是可靠的,且②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不可靠的”^{[12]405-406}。这里的可靠论不同于戈德曼早期的过程可靠论,它并不是确定信念的理论,而是作为确定来源的感觉经验的理论。因此,重点在于感觉经验可以成为“确定证的来源”,不是基于信念的确定证。当然,两种可靠论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它们面临的反例,比如恶魔世界也相似^①。然而,无论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外在主义可靠论都不是对该问题的恰当回答。

尽管感觉经验的可靠性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外在主义可靠论有两点值得注意,分别是颠倒的恶魔世界(Reverse Evil Demon World)中反对其可靠性的证据阻止了感觉经验成为确定证之源,甚至即使它事实上是可靠的;标准的恶魔世界(Standard Evil Demon World)中支持其可靠性的证据则使感觉经验成为确定证之源,甚至即使它事实上不可靠^{[12]407}。因此,关键在于可靠性,而是有关证据的可靠性,那么就可认为知觉可靠性的证据是使得感觉经验成为确定证之源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从而就形成了内在主义可靠论的第一种形式,即“主体的感觉经验是他的确定证的一个来源,当且仅当他拥有他的感觉经验之可靠性的不被击败的(undefeated)证据”^{[12]408}。命题中的“不可击败的证据”有悖于“非认识性术语”的要求,但不是大问题。

斯杜普根据他早期的本田雅阁汽车的例证,表明可以被视作可靠性证据的只有正向(positive)记录中的记忆印象(memory impression)、推定记忆或者记忆表象,那么一个恶魔世界的受害者,尽管其知觉能力实际上不可靠,但仍拥有良好知觉记录的记忆印象。因此,主体把可靠性归因于知觉能力的证据就包括知觉成功的记录的记忆印象,这样,以上命题可被修正为:“主体的感觉经验是他的确定证的一个来源,当且仅当他拥有知觉成功的记录的记忆印象”^{[12]408-409}。记忆印象看起来能使感觉经验成为确定证的来源,但仍存在问题。即使记忆提供的信息表明主体的知觉能力是可靠的,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记忆就是可靠的,因此需要限定“记忆”自身必须可靠,因此就成为“主体的感觉经验是他的确定证的一个来源,当且仅当他拥有知觉和记忆成功的记录的记忆印象”^[12]。这就是内在主义可靠论。

对恶魔的受害者而言,外在主义可靠论表明感觉经验不是确定证之源,而内在主义可靠论则恰恰相反,这似乎意味着感觉经验是否为确定证之源就成了一个偶然性问题,在不同的模态世界中有不同的结果。难道确实是因为这种偶然性吗?其实不然,普莱斯(H. H. Price)和奇顿姆作为代表人物提出的“事实本身论”(Ipso Factism),认为感觉经验 that p 本身(ipso facto)就是相信 that p 的一个来源。就是说,如果主体有了这个经验,那么他就拥有对 p 的确定证。不需要满足其他条件,也不存在某种魔鬼世界的反例。事实本身论主张“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对具有知觉能力的理性生物而言感觉经验就是确定证的来源”。阿尔斯通(W. Alston)认为这是一种“逃避”,且“事实本身论忽视了经验的特征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觉信念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恰恰会为我们理解经验何以能为信念提供支撑”^[12]。尽管事实本身论有先验的意味,甚至不免独断,但作为一种内在主义理论,它还是为确定证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对内在主义可靠论也是一个补充,表明感觉经验的可靠性是先天的,无从辩驳。

戈德曼也认为,无论是费尔德曼(R. Feldman)的温和(或适度)基础论、普赖尔(J. Pryor)的前提原则,还是胡埃默(M. Huemer)的直接知觉确定证,都具有可靠主义,或过程可靠主义特征。在戈德曼的前期可靠论中,他提出了确定信念的递归格式,这种格式的基本子句陈述了确定性的充分条件,而无

① 假设有两类恶魔世界,一为标准的,另一为颠倒的,标准的恶魔世界中,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但看似可靠;而颠倒的恶魔世界则正好相反,即感觉经验是可靠的,但看似不可靠。从极端的温和的外在主义可靠论,可以看出,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不足以成为它是确定证之源的必要条件,当然也非充分条件。

须借用其他信念或信念状态的确证状况,递归子句则需要援引其他信念或信念状态。因此,基础子句无疑允许形成即刻的(immediate)、直接的或基础性的确证信念。索萨称此为“形式基础论”。戈德曼进而认为形式基础论与过程可靠论是相容的、一致的,过程可靠论是形式基础论的一种形式^[13]。戈德曼认为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觉信念是即刻(不需要证据或推理的)确证,而笛卡尔式的基础论者则把这种基础信念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即它们必须是有关某人自己当前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出,当我们在讨论可靠主义的确证时,已经不可避免、甚至故意将内在主义的基础论引入。戈德曼不管是论述知觉基础还是内省基础,都与他的过程可靠论相联系。他甚至一直在试图对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端进行调和,即刻确证在这个争端中处于中立位置。当费尔德曼努力对直接知觉确证给予内在主义,并尽量回避所有外在主义要素的论述时,戈德曼则建议另外一个概念的引入将不可避免,那就是可靠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范式意义的外在主义概念。这时,对可靠论来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已经不可分了。

4 行动者可靠主义

行动者可靠论旨在解决两个传统的简明可靠论广为存在的问题。一是“奇特的和转瞬的过程”(strange and fleeting process),诸多反例表明,并非所有可靠的过程都能产生知识,因此可靠主义必须要把过程限定在与产生知识有关的类型中。另一是知识要求确证的“持续直觉”(persistent intuition),主要是认知者对其证据可靠性要敏感,知道其信念有可靠的基础^[14]。格雷科(J. Greco)的行动者可靠论本质上是一种过程可靠论,那些可作为支持知识的可靠认知过程实际上被限定于构成行动者认知特征的过程中,即行动者的认识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德性知识论),它们也被广义地理解成包括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15]。

如前文提及,对于证据和知识,可靠主义不仅否定证据关系的必要性,也不要求人们必须知道其证据是可靠的。传统可靠主义只是认为“知识是基于可靠认知过程的真信念”,即知识是由认知过程产生的,这些过程“使得 that p 正确”。这一点使得事实的(de facto)可靠性成为正向认识状态(positive ep-

istemic status)的基础,那么其证据是偶然可靠还是必然可靠就无关紧要了,认知者知道其证据是可靠的,或者确证地相信它是可靠的,或者以任何方式明白(aware)它是可靠的,这些都不重要^[16:284-285]。

索萨主张对可靠的认知过程进行适当限定,对于那些信念持有者而言,是那些基于他们的稳定和成功倾向的过程,才与知识和确证相关^[16:286]。如同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可以根据道德主体稳定的特性或特征进行理解,信念的认识正当性能够根据认知者的理智特征进行理解^①。理智德性则在于,如果追求真理是理智的事件,那么这种德性在直观意义上就是理智德性。因为信念持有者的认知能力和习惯既不奇怪、也不短暂,不奇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人们的理智特征,是使得人们是其所是的东西的一部分;而不短暂的原因在于能力和习惯都是稳定的特性,而不是那种人们随性而至的东西。根据这个观点,知识和确证都立足于稳定和可靠的认知特征,这种特征既包括天生的认知能力,也包括经验获得的思维习惯。因此,如果天赋的视觉能力可靠、准确无误,就会导致知识产生;而后天获得的知觉技能和探究方法,包括高度专业化的训练或者甚至先进技术,都能产生知识。只要这类习惯既稳定又有效,它们就构成那种产生知识的特征。这样就可以对简洁可靠论进行适当修正:某信念 p 对某人 S 具有正向认识状态,只有在 S 之相信 p 是由稳定且有效的特性产生,这些特性构成了 S 的认知特征,此为“行动者可靠主义”,因为这个释义中的特性是那些构成行动者特征的特性。以上提及的特性(disposition)指的是行动者的固有属性,这个释义使得行动者的可靠性成为知识和确证信念分析的中心内容^[16:287-288]。这样的行动者可靠论就要求行动者的可靠性。

行动者可靠论能有效解决简明可靠论的主观确证问题。主观确证涉及主体对其证据可靠性的敏感度。比如,如果 S 根据证据 E 知道 that p 为真, S 就必须对 E 构成了 that p 为真的可靠标志这一事实有适当敏感。格雷科提出,对主观确证的理解可以根据主体认真思考时所表现出的特性,即当他在试图相信什么是真的,而非什么是便利的或令人舒适的,或流行的。具体如下:“信念 p 对主体 S(在拥有知识相关的意义上)是主观确证的,当且仅当 S 之相信 p 立足于某些认知特性,这些特性是 S 认真负责

① 索萨称此为“德性知识论”,原因在于人们稳定和成功的特性被理解成“德性”(virtue),他甚至引用《理想国》中把视觉看作是眼睛的德性,听觉是耳朵的德性,由此,德性事实上成了一种能力。比如良好的光线中,人的视力操作能力产生一个信念,对对面的篮球又黄又白。古希腊有一种广义的德性概念,任何事物具有一种功能,无论是天赋的还是人工的,都具有德性,眼睛如此,刀也如此。

思考时所表现出来的。”^{[16]289} 这里的“认真负责地思考”指人们尽力准确地形成信念的那种状态,是一种缺省或默认的模式,而有的思考模式是为了自我放松、吸引注意或者一意孤行而顽固不化,这些是认识之恶性而不是德性。

另外,在我们的日常所见中,还有一种情形,即过于迫切地想达到某个目标,最终却因为这种强烈的情感而影响了进行规范推理,没有表现出良好的习惯或正常的认知特性,比如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态、压力等。这就造成我们上文中提到的认真负责的思考而产生的信念与确证的信念并不等同。那么,主观确证的问题还是需要遵从索萨的主张,即在知识论中要转向德性理论。这里始终强调“特性”,人们在认真负责地思考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是其特征的属性,因此满足这一特性条件的信念就是主观上恰当的,这就意味着从主体自己的特征和动机而言,它的形成是正常的,且这种主观恰当性也表明认知者必须要对他们的证据有一定敏感性。因此,产生知识的证据表现出以认知者的特征为基础,尤其是在他们被引发而相信真理是所表现出的特征。在经验推理情形中,认知者倾向于表现出以下特性,即他们根据以往观察而进行推论,进而形成有关未观察对象的信念。而在知觉知识中,他们是直接根据感觉表象形成知觉信念,主体的这些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对他们证据的敏感性。

行动者可靠论的实用性使其承认有不同的形式,除了阿尔斯通的社会实践可靠论外,还有普兰廷格(A. Plantinga)的恰当功能论、索萨的透视主义以及扎格泽波斯基(L. Zagzebski)的新亚里士多德式的进路,它们的共性在于知识立足于构成认知者理智特征的“可靠的特性”,只是在对客观可靠性与主观确证的侧重,或者兼顾两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格雷科认为,行动者可靠论至少构成了知识论的一般框架,可靠主义对于应对休谟的怀疑论是一个很好的进路,而简洁可靠论存在的问题,则可以通过行动者可靠论的某种形式加以解决^{[16]291-293}。因此,行动者可靠论不啻为一种应对知识与确证问题的有益尝试,更是对传统可靠论的适当修正与改良,它结合了两种因素,一是德性论的“认知者理智特征”,另一则是“可靠性特性”,且是前者特征的“可靠性”,既强调了客观的过程,也突出了主体的“德性”。

可靠主义通过戈德曼、阿姆斯特朗等人,被确立为应对葛梯尔问题的一种进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

和确证的论证途径,发展为当代知识论的重要范畴,其后的知识论家对可靠主义的理论范畴进行的扩大和修正,可靠主义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撇开里德(T. Reid)的知觉知识论与可靠主义的相似性不说,后者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特征。由传统而实现改良,但无论如何,其核心部分仍然得到保留,比如过程,当然随着对认知主体或信念持有者的强调,他们的认识德性得以凸现出来,但过程并没有被废弃,这与戈德曼早先时候对过程的一再强调是一致的。当然,从传统到改良的发展,可靠主义的变化自然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无论是科学认识论的可靠,内在可靠论,还是行动者可靠论,它们都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和进路。因此,对于划界的标准以及其间的逻辑变化,还有很多内容值得讨论。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Williams. *Problems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37.
- [2] Erik J Olsson. *The Epistemology of Keith Lehrer* [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31.
- [3] Keith Lehrer. *Theory of Knowledge* [M]. 2n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169.
- [4] A I Goldman. A Causal Theory of Knowing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7(64), 357-372.
- [5] 社会知识论:从利华到文德曼[D]. 香港中文大学, 2004, 103-114.
- [6] D M Armstrong. *Belief, Truth and Knowledg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57-170.
- [7] Peter J Markie. Goldman's New Reliabilism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6, 56(4), 799-817.
- [8] A I Goldman. *Liaisons: 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 [M]. The MIT Press, 1992.
- [9] Ernest Sosa. Proper Functionalism and Virtue Epistemology [J]. *Nous*, 1993(27), 1.
- [10] Roderick Chisholm.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Internal Justification [J]. *Sythese*, 1988(74), 285-296.
- [11] 陈嘉明. 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80-281.
- [12] Matthias Steup. Internalist Reliabilism [J]. *Philosophical Issues*, 14, Epistemology, 2004.
- [13] 休谟. 人类理智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0.
- [14] 陈嘉明. 经验基础与知识确证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
- [15] A I Goldman. Immediate Justification and Process Reliabilism [J]. *Forthcoming*.
- [16] John Greco. Agent Reliabilism [J].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Epistemology, 1999, 273-296.
- [17] Duncan Pritchard. Greco on Reliabilism and Epistemic Luck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6(130), 35-45.

The Reformist Reliabilism

FANG Huan-fei¹, FANG Huan-hai²

(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2. Jiangsu Key Lab of Linguistic Science and Neuro-cognition Engineering,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Reliabilism works as one significant category i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Knowledge (Epistemology) for tens of years, while i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principal objects and most essential concepts used in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It has been changing since its starting point, and can be easily seen that the present reliabilism has depar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xternalism, divert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or even leaning to an obvious Internalism. We never deny the valid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diversion or turn, since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has to invoke to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f early treatments of reliabilism by A. I. Goldman and D. Armstrong could be counted as the traditional phase or the traditional reliabilism, the later amendments or developments may be considered the reformed reliabilism, such as the justification theory advanced by Goldman in 1980s and 90s, J. Greco's agent reliabilism, M. Steup's internalist reliabilism. This paper inquires the reformed reliabilism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ist, and holds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and process has been preserved and what has been transformed refers to the subject and object during the process, represented as virtues or properties, despite there is much change occurring to reliabilism.

Key words: reliabilism; reform; justific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本文责任编辑 费多兹)